

随笔

## 荒草随记

鲍尔吉·原野

我常常留意城里的荒草,管这些草叫流浪草或自由草亦未尝不可。它们两三株、四五株或一株长在你想象不到的任何地方,如楼顶。草需要多少株长在一起,取决于它们脚下沾有多少泥土。

荒草长在居民楼墙跟,长在车库的檐下,长在街道红的、灰的地砖的缝隙里,长在雨搭上面。广场水泥板的凹槽,如果被风刮进一些土,又下点雨的话,就有草,当然是荒草,也叫野草。步行街游人稠密,人把街踩得溜平,但踩不死荒草。草从座椅下面、垃圾箱边上长出来。

办公室的院子里也有野草。这种“体制内”草,像穿制服的学生。它们的任务是排队,碧绿和身高一致,有人给它们浇水施肥。跟这些尤物比,荒草太寒酸了,虽然也绿,但色泽暗淡,且衣袖太长,像卖唱的艺人伸出手来。荒草有本事呆在它们喜欢呆的一切地方,尽享逍遥。我从食堂六楼往北看,看到一个院子楼顶立着白底红字的牌子,院子里看不到人,楼顶长满了荒草,我替这些草高兴,没人打扰它们。有野猫,到了午饭时分,特别在第一拨吃完饭的人走出饭堂后,野猫漫不经心地围拢来。有人把从食堂带出的食物放在猫前——鸡腿、牛肉或其他。野猫低头嗅一嗅,吃或不吃,也不抬头看人。院子大,草木茂密,猫在此尽情飞窜攀爬,打头恋爱。也有人带猫粮放进树下的塑料碗里,野猫冬夏饿不着。

荒草比野猫幸福——这是我的看法。草不需要吃什么,自给自足。天下的生物,大凡需要张嘴吃什么就陷入被动,必用全身的力量去喂这张嘴。人或动物活得难,难就难在有嘴,因为嘴下面接着胃和肠子,是无底洞。荒草自给自足,不仰人鼻息及一切事物鼻息。它的粮食来自阳光和一点点水。草用自己的衣服或者叫袖子就把饭做熟了。阳光普照万物,照在石头上,照在大楼上。阳光无偏私地照在大地每一寸地方,只有植物捧起阳光把它变成了饭,这个能耐是大能耐。

草活着有一套能耐。随你践踏、随你轻蔑,荒草不以为然,它有能力还比人禁活。而且——这一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从阳光中合成的营养吃起来有多么甘美,如果不是,植物怎么会开出那么好看的花呢?人吃猪蹄子鸭脖子各种食物,吃花却也开不了花。人跟草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荒草在大街转角、在废弃的工厂、在院子里、在无人认领的自行车中间、在广场和楼顶上迎接日出,它们眯眼看东方射出微弱的光,这些光难以置信地照红了广大天空。太阳又来了,它每一天都没爽约,给荒草带来了粮食和点心,带来驱寒的火炉。太阳实为全自动与多功能的供应站,此时荒草比谁都高兴。没见过那个人因为太阳升起来而高兴,草天天为这事高兴。

荒草散在各地,它们不孤单。脚下哪管只有一寸泥土,对草也是大地。荒草把脚伸进土里,掏出水来。土是贮水罐,存一次雨水够喝一个月。当一株荒草有什么不好吗?它不知什么叫做“不好”。它们看天空的月亮如剪纸,风没有眼睛,常在墙上撞昏过去。跟荒草一样自由的还有小鸟。

对啦,是风和小鸟把荒草带到了城里。风不愿让草在乡下呆一辈子。草籽坐上了风的透明火车进城,相中哪儿就在哪儿落户。小鸟吃草籽,没消化的草籽随鸟粪遗留在各地。鸟嚼着草籽准备下咽时,会因为一件事突然起飞,突然鸣唱,把草籽遗落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里成了荒草的产床,它的家。



翻出一张旧作,是贴上“画二次装修的411”标签的速写本的第一张,时间是2015年11月22日小雪,我画了2000年买下的福利房(门牌411)北窗外的一棵银杏树。

银杏树种在单位的办公楼前,我上班时还没有,我上班之后也组织年轻职工种了许多棵树,什么树种都有,种在围墙内,死了几棵还剩几棵。墙外大街那时叫白石桥路,28号这个地址我写在信封上,不知寄出过多少封家书。也不知从哪年起,应该是扩马路的1997年之后又时兴种银杏树,银杏树生长期虽长,它



一旦长大,一到秋天,那可是金灿灿的美,太给城市添彩了。这一景观延续到了今年。人人赞叹不绝,有时几乎恍惚自己活在一个没有烦恼的童话世界里。

就像我面对北窗外七年前的同一棵树,它早已枝繁叶茂,每日里顺其自然地在光照转移中,微妙地变幻着色彩。从早晨到傍晚,从这簇叶到那簇叶,冷黄、中黄、橙黄、赭黄,明暗交错,太神奇了!萌生一个念头,不妨再画一次,同一视角,同一棵树。

码完以上这些字儿,一抬眼,银杏树隐入夜幕模糊不清,灯光点点,分不清是办公楼还是它的邻里。

梦月

赵薇 文绘

## 一棵树,两张画

多恋

## 村里有个老师叫宝玉

乔傲龙

我是1978年的小学新生,王玉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当时的谭坪乡乔眼小学只有他一个教员,一至五年级所有学生一个教室,所有课程他一人承担。

王老师的家是南塬坡底的宽井村,属于张马公社。乔眼村有一块地专门划给教员作口粮田,生产队出人出牲口代耕代种,学生娃娃帮着收夏收秋算作劳动课。我刚上学那年,五年级的田有民被评为劳动模范,奖品是一把装在盒子理的发推子。五块钱一把的推子不是开玩笑的事,田有民因此成为轰动全村的新闻人物,现在想来,其实是王老师个人的慷慨。

那时不兴双休,他周六放学回家,周一清早返回,风来雨去的“永久”自行车,去时是口粮地里打下的沉甸甸的工资,回来时是他一周的干粮。出谭坪南下南塬坡就是宽井,但那条坡长约七八里地,随处牛都站不稳,来回奔波不是件容易的事。民办教师本质是农民,辛苦也似农民。

那年中秋,师母从宽井村来跟老师团聚,小锅小灶小两口,办公室兼宿舍的土窑洞成了临时的家。一大早,我的母亲将红薯土豆萝卜白菜拾掇好一筐,我吭哧吭哧提到学校,老师和师母脸上的笑容,几十年后如在眼前。教员是村里一口人,上了年纪的老人左一个“宝玉”右一个“宝玉”,跟叫自家娃一样。但山里的愣娃儿们,捣蛋起来那叫个花样百出。塬上人高水低,吃水是个大麻烦,学校用水由高年级学生承担,一条扁担两个人,轮流从沟里往上抬。抬水途中,坡陡路窄,全程只有一处可以放下水桶歇脚。满头大汗的两个人,记不清是大师兄还是二师兄,一时兴起,半泡尿竟撒进了水桶。举报或是沉默,后果都很严重,我最终选择了沉默。不知道这半泡童子尿最终是喝进了肚子里,还是和进了面粉里,或是进了王老师的洗脸盆。现在想到了认错,可惜已经曲终人散。

村里没有体育课,放牛割草砍柴的运动量足够。王老师不知从

哪里搞到了羽毛球,但民办教师的实力也仅限于羽毛和球,球网是地上划条线,球拍用课本来代替,土窑土墙土院子的山村小学,一片欢声笑语中洋溢着土法上马的洋气。他自己也是个山里娃,教文化勉强还行,音乐美术有点勉为其难。1979年《小学生守则》颁布,县里组织教师统一学习守则歌曲,回来后教唱。第二年我转学到县城,才发现王老师的跟人家唱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调。敢情我们唱的曲子是他自创的,人家教的曲子他自己压根没学会。

我转学后,假期里总要去看看他,他调离乔眼村小学后便不曾谋面。十几年前他曾打来电话,为能联系到我,他费了不少周折,我们互留了电话,并约好时常通信,我最终弄丢了号码,只留下记忆中这些点滴往事。师生一场,想必缘尽于此了。如今我年过五十,他也应该七十上下了,见面也许是奢求,唯愿诸事安好,多些时日看看这太平盛世的繁华。

人物

这年冬天,村民们纳的鞋底和绣的十字绣被市人社局干部职工买光。绣品有的做得很精致,比市面上买的要好得多,有的做得不好,出于扶贫的心理,干部职工还是高价买了。这项看上去不太起眼的措施,总算给村民们带来了5万多元收入。

市柏杨文化艺术品公司听说了这事,专程免费派技术人员来村里进行剪纸、丝编等手工艺技能培训,并对合格的成品进行收购。这样村民就可以在自己家中制作产品并直接销售了。有的村民不仅把产品卖给了柏杨公司,还同时让自家的儿女在电商平台上用更高的价格售卖,吸引得他们的女儿、儿媳没事也绣,绣出来出去,把收入送给他们的父

母。杨河芬听说他们这样搞,觉得这真是一件比游戏还有趣的好事。他在一家村民中见过一幕这样的场景,这家的女儿和儿媳头顶头坐在那儿刺绣,交流刺绣针法,她们的母亲(婆婆)在忙里忙外做午饭,全家笑得哈哈的。这种温馨的场景虽然只是个生活的小细节,却确实很感人。

创立农特产品合作社的第一响炮:售出滞销农特产品

最初萌发成立农特产品合作社的想法,源于杨河芬想为全村销售滞销的土豆。过了2016年春节,多位村民就向杨河芬表露了这种想法。杨河芬做了一下粗略统计,村里有6万多斤土豆滞销。这段时期还不是春耕时节,杨河芬就开车带

山西人民出版社

97

蒋蒋 京的 著



《为了母亲的微笑》

着村里的土豆种植大户南建国等3人,利用自己的人脉,多方联系农产品市场、农业企业和单位食堂等用户。

市人社局的同事听说杨河芬给帮扶村代销土豆,就买了些,当然价格比市场价要高,杨河芬用自己的汽车给这些同事家送去,都是他自己搬上扛下。

山西经济出版社

60

王宏伟 编著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在山野田间长长的

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看群众已抬起了头,看群众已扬起了手,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了坚固的抗日的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每当这首荡气回肠、撼人心魄的《延安颂》唱响,我们总是对美好的前途充满无穷的希望,我们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理想总在这歌声中升华,我们纯真的心灵总在这旋律中

得以净化。因为,这首歌曲表达了千百万革命人民向往延安、热爱延安,向往光明、热爱光明的强烈愿望和真挚情感。这首歌由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

1938年4月,郑律成赴延安参加群众大会,看到在革命圣地延安那些充满朝气、怀抱理想的年轻战友,他们快乐地返回各自岗位;看到积极操练的抗日将士,喊着响亮的口号,展现出威武之师的气势。延安全城,歌声四起,激荡着热血,洗涤着心灵。延安,这座令中国青年无限憧憬的革命摇篮和这里充满活力的人们深深感动了作曲家,激发了他抒情放歌的强烈欲望。郑律成请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女同学莫耶写好歌词,立即为之谱了曲。

文艺